

烟台故事

牟氏庄园对联背后的故事

张荣起

到牟氏庄园游览，一副对联“耕读世业，勤俭家风”便会映入眼帘。这副对联虽仅仅八个大字，却传承着牟氏家族数百年的家风祖训，可以探寻到牟氏家族兴旺背后的故事。

一

牟氏庄园牟氏，祖籍湖北公安县，始祖牟敬祖以拔贡的身份来栖霞为官。据清康熙年间《栖霞县志》记载：“洪武三年，任栖霞主簿，时值兵兴，令相继以事去，公独履诸艰，才优政勤，百废修举，祀名宦。”由此可见，牟敬祖是一位独当一面，有作为、有贡献的好官。

卸任后，牟敬祖贫病交加，无力回湖北公安原籍，只得落籍栖霞蛇窝泊镇为民。此后几世单传，过着寄人篱下的动荡生活，直到第七世牟时俊，先后娶了两任妻子，生了8个儿子，被称为“老八支”。8个儿子，令牟时俊穷则思变，他决心将后代培养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。

当傲气十足、曾为争夺莹地与牟家对簿公堂的刘家正得意忘形之时，牟时俊令夫人带领众儿媳纺线织布，勤俭持家，节省每一文钱，“延名师，课诸子”，把与刘家的明斗转为暗争。相传，刘家为此妒火大发，请来戏班子，天天唱戏，干扰读书。牟时俊便把书房转入地洞，并立下“邻家日演一部戏，儿曹每课三篇文”的家训，督导子侄成才。

此举赢得乡邻们的好评，并预言牟家此后必能发迹。果不出所料，8个儿子中有6个取得功名，其中第六子牟道行，先后做过河南宜阳县知县、直隶省真定府同治（副治府）等官职，知宜阳县期间，因政绩显著，被誉为“神君父母”。5年后离任时，宜阳人感其恩，将其画像供于七贤祠。近百年后，宜阳人思慕“神君父母”依旧，特报请朝廷，将他崇祀为宜阳名宦。

牟道行弟兄的言行举止、人缘口碑，无疑与父亲“延名师”讲授“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”的儒家传统文化有关。可以说，牟家“耕读世业，勤俭家风”的传统，就是从“邻家日演一部戏，儿曹每课三篇文”时播下了种子，也可以说牟氏家业久盛不衰的这部长戏是从第七世牟时俊“白手起家”拉开了序幕。

二

牟氏第八世弟兄，笃志嗜学，取得功名之后，家道扶摇直上，并离开繁衍几代的蛇窝泊镇，到栖霞城南门里建立住宅，后不断扩充增

容，被称为“牟家大院”。第九世在上两代基础上“更上一层楼”，堂叔兄弟共27人，20人取得功名。其中牟道行之长子牟镗，秉承祖、父两代遗风，自幼嗜学，敏锐思辨，被先生称为“小颜回”，曾出任沾化县训导。他又生8子，被称为“小八支”。为使诸子成才，他亲自授课，每离家时，必留作业，夜归后一一检查，并评出甲乙名次加以鼓励，有时自撰范文，令诸子传阅背诵，最终8个儿子皆有成就，其中有2人考中进士，时人盛赞其“能教善诲”。不仅如此，牟镗还十分注重教子做人。他本人终生乐善好施，逢荒年，煮粥赈饥，逢人讨钱，倾囊相助。

“小八支”兄弟前半生均在牟家大院度过，家境好转后，弟兄分居立业。牟国珑迁至栖霞城西门里买郝姓旧宅（即后来的悦心亭）居住，44岁时考取进士，52岁出任直隶省南官县知县。他廉洁勤政，经常微服私访，了解民情，报请免除了部分灾区的皇粮，不能免除的就用自己的俸禄替灾民缴纳上。他还在灾区设立粥厂，由官府做饭，吸引逃荒在外的灾民返乡生产，并深入田间，向农民介绍合理间苗、保持适当株距的丰产经验。牟国珑替灾民缴纳赋税，影响到自家生活开销，便利用人们想读书取士的心理，一面理政，一面设馆讲学，靠挣点微薄学费贴补家用，与一批学生成为知己。

牟国珑在南官做了四年知县，赢得赞声一片，想不到的是为公断一场官司，得罪了一个与此案有瓜葛的京官，被罗织罪名告到朝廷。可怜这位两袖清风的县官，被罢黜归故里时，竟身无分文。幸亏他教的那批学生大多家境宽裕或已发迹，闻讯纷纷慷慨捐助，凑集一笔可观的银两助其返乡。他置地扩宅，修起一座悦心亭，过起出仕前的农耕生活。劳动之余，他与晚辈及友人在亭里吟诗论文，打发时日。

“清风两袖意萧萧，三径虽荒兴自饶。世上由他竟富贵，山中容我老渔樵。”这首诗，概括了他当时的身份与心境。他在自得其乐的同时，也用平时的积蓄为牟氏全族及社会做些公益事业。

后来冤案昭雪，他也没有复出做官。康熙五十二年正月，69岁的牟国珑在家中辞世。南官县土民数百人闻讯，不远千里奔来栖霞吊唁送行。

“耕读世业，勤俭家风”这副对联，就是牟国珑晚年在家居闲居期间，酝酿而成的。起初，只在每年春节用大红纸书写，贴在大门上，作为新桃换旧符的春联。后来牟氏裔孙请当时的书法名家何绍基

书写并雕刻于悦心亭大门，作为牟氏家族的传世之联，并规定：悦心亭必须由直系子孙继承，守不住祖业者，也不得卖于他姓。

三

常言道：“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。”意思是说，先辈辛辛苦苦创业，留给后代的恩惠福祿，经过几代人就消耗殆尽了。可是牟家自七世牟时俊“延名师，课诸子”读书励志开始，家道由下到平，由平到上，至十四世仍富甲一方，数百年不衰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
有道是“无规矩不成方圆”，梳理牟家的兴业史就可以发现，这与牟家的家风祖训分不开，“耕读世业，勤俭家风”如同一部“家族宪法”，代代传承，人人遵守。

十世牟国珑制成“耕读世业，勤俭家风”格言前，牟氏家族已孕育出管理家业、鞭策子孙上进的行为规范。父慈子孝，长幼有序。当“小八支”长兄牟国玠23岁时，父母相继去世。此时，二弟20岁、三弟19岁、四弟18岁、五弟16岁、六弟13岁、七弟12岁、八弟8岁，一家贫寒，生活拮据。抚养和教诲诸弟的重任就落在已经弱冠之年的长兄和二弟肩上。

牟国玠所撰家训是在七世祖牟时俊“延名师，课诸子”的基础上，拓展充实而成，共含“敦伦”“修身”“笃学”“取友”“谦恭”“祛私”“启过”“宜家”“课子”“勤俭”“输课”“守法”“行恕”“修睦”“恤下”“为善”“服官”“作忠”十八训，以“体恕斋”为家训命名，其良苦用心，后裔自然心知肚明。

除此，他还在体恕斋长年悬挂并推行《朱子家训》：“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除，要内外整洁。”让子孙自幼养成勤劳、自觉的习惯。目前，牟氏庄园体恕斋里还悬挂着牟国珑撰写的对联“霜露兴思远，箕裘继世长”，此联与“耕读世业，勤俭家风”一脉相承。

牟国珑嫡孙十二世牟之仪因分居，离开悦心亭，徙城北5里的古镇都村另起新屋，开启了牟氏庄园的第一幢住宅。这位奠基人便是后来以牟氏庄园庄主而闻名的牟墨林的祖父。十四世牟墨林，没把他的聪敏和智慧用在求取功名上，而是对土地情有独钟，善务农，巧抓机遇，日益充盈。

明清两代栖霞共出了36名文武进士，牟氏一族，就占了10名。牟氏富甲一方的地主庄园几世不衰，一度拥有土地、山岚18万亩、佃户村155个、房屋5000余间，堪称胶东半岛最大的地主庄园，有“北方民间小故宫”美称。

乡村记忆

秋天谷子香

刘世俊

种谷子可是个细活儿，耕地施上乌烂土，用木犁开沟，不能太深了，也不能太浅了，整劳力才有资格开沟播种。慢慢地开沟，深浅一致，队长亲自播种。谷子种太小了，队长用葫芦头制作的播种器发挥了作用。队长沿开好的沟，一手托着播种器，一手敲打着葫芦，细小的谷子种撒进沟里。队长不紧不慢走着，葫芦当当响着，但歌在坡上回声响亮：“三队里种谷子打小米，三队老婆好享福，多养孩子喝米汤……”

三天时间小小谷子苗破壳而出，细嫩一片小苗，像地里刚发芽的杂草。长到二寸高，就要拈苗定苗了，北乡老家叫剃谷。现在的北乡老家农村，很少有这种大规模集体出动的场景。凡提起那些年的剃谷劳动，我相信，对每一个经历并体验过丰收喜悦的人来说都值得回忆。

其实，对于北乡人来说，天为父，地为母，这是永恒的伦理性认识。正因为如此，这样的季节更值得我们怀念。

这剃谷拈苗看似轻松不累的活，真干起来才知道有多累人。北乡老家有四大累农活：打炕出粪第一累，剃谷拈苗腰上累，沙窝拱车翘腕累，割麦打场手发累。谷子地里一字排开，一人一垅苗，剃去多余密挤的谷子小苗苗，间隔二指留几株谷子苗。谷子苗很多很密，苗子弱小拾不上手，一要眼看谷子苗，下手准快稳。剃不出地头多少步，人就眼睛发花，手脚行动缓慢。慢慢地剃谷苗，说说笑笑拉着呱到了地的另一头，伸一伸酸麻的手脚腰，返回头继续剃谷苗。这个季节，正赶上农闲，队长也催得紧，全队上坡的二十多个人，一天只剃了近一亩的谷子苗。个个累得头昏眼花，精疲力竭，屁股坐在柔软的地里，沿着某一沟谷子苗，摞下一排整齐的屁股印。

依然宁静的是那些不起眼的小谷苗，满地一片丛丛簇簇，日光下劳作的影子醉于谷苗的芬芳，醉于幸福。那年六天的劳动，五亩谷子拈苗，队长让人在饲养室做了二包水豆腐，豆腐炖粉条管够吃。

农村的孩子，地里的活是必须要干的。多数的孩子都拉过犁，挑过水，推过小车，也有挑过粪的。我们也都体会过“汗滴禾下土”的艰辛。不累是假的，怕累吗？用父母的话讲，怕累就赌气好好读书，将来走出这泥土地。比起城里的孩子，农村的孩子或许对超市和公园比较陌生，但土地给予他们的知识，却是他们童年独有的财富。他们绝对不会像城里的孩子那样，把满地的麦苗当成是夜雨剪春韭的韭菜。

那年的冬天，一个早晨，我被山上的风声吵醒。这时，母亲在堂屋的火灶里生起了火，锅里已冒着氤氲的热气，发出“咕噜”“咕噜”的声响。我坐在火灶边，一锅热气腾腾、芳香四溢的新小米粥便做成了。我迫不及待地端上一碗喝起来，香喷喷的一碗米粥下肚，即便是严寒天气，也觉得一身都是暖烘烘的。